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六十七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四

教官陶南村先生宗儀

明史文苑傳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事張翥李孝光杜本爲詩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學習舅氏趙雍篆法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驥舉爲行人又辟爲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署爲軍諮亦不赴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

命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引疾不赴晚歲有司聘爲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歸久之卒所著有輟耕錄三十卷又葺說郛書史會要四書備遺並傳於世

孫作南村先生傳先生名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黃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皇祐裏溪都巡檢也復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錄父焜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卽都事先生沖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

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
遠甚尤刻志學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淞
教授弟子遇人無險夷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
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閒浙帥泰不
華南臺御史丑間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
東張士誠開閩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
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供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
令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
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
矯若是先生歎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
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

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祀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三卷其未脫橐者不與焉

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遁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憶予幼侍先君子采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錄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必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

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爲寶也使知爲寶則南村心術之微雖無予言有弗傳耶

滄螺集

太平縣志陶宗儀字九成號南村上虞縣尹煜子少從父遊宦四方遍交名士潞國張翥清江杜本永嘉李孝光等其母宋宗室趙孟本女又娶昭武大將軍都漕運萬戶費雄文費趙文敏孟頫婿也宗儀得趙氏之傳詞翰圖繪並工尤好著述隱居九峰三泖閒每出以筆墨自隨有得卽摘葉書貯盎中庭前列盎數十笑曰此中皆古今人物上下千百年事也前後凡成書數十種至正閒浙帥達兼善南臺御史丑驥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欲屈以軍諮亦謝不往明初嘗一赴召

旋辭歸生亂世時有重名而能高隱自全抗心泉石有
周黨嚴光之節閱南村別墅十景圖令人想其高致二
弟皆仕明宗傳代縣令宗儒選曹郎或云宗儒卽宗誼
一字漢生

雜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浦江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
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
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
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
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
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

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
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
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
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
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翼黃姚
朱之傳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羸糧而馳騁者動千
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
爲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
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
東歸薦紳之家咸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
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

妙簡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輩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舉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悌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

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煖矣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果於不仕矣九成行哉

贈南村先生序

江陰王叔撰

清河書畫舫

君子進退出處孰非其道者哉苟非其道則有不可得而爲之者矣世之人徒見夫癖煙霞而山林也侶禽魚而江湖也遂以其薄富貴而專高尙夫南陽臥龍一日起而復漢爲心若鹿門子孫遺之以安不已足乎白衣山人屢出而佐唐爲任若槃谷耕漁以樂天命不已足乎易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南村先生蓋達於此者與先生胸姓宗儀名台之黃巖巨族由避亂家松城之北泗

水之南有田數畝屋數楹種藝暇講授生徒其志愉愉也秋稼既登天曠日晶或跨青健步穩於馬縱其所之川原上下溽雨新霽汀樹叢翠或跣白足濯於清波仰視飛鷗載笑載歌好事者每見之輒圖狀相傳莫不慕其高致先生自是益韜真養素閉戶著述淹歷歲久其成書曰四書備遺曰說郛曰輟耕錄曰書史會要其若干卷當至正中浙帥泰不華辟行人南臺御史丑閻舉校官太尉張士誠開藩中吳其部將屈以軍諮皆不就自洪武屢年來取多士詔郡邑薦賢良亦以病辭於戲先生果逃斯世者哉其進也其止也亦必以其道也先生哲質而長身風神灑然嘗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

光京兆杜本務古學無所不覽尤工篆得舅氏趙集賢
雍筆法其所以度越庸常者信所由來也遠矣

南邨草堂記

豫章胡儼撰

清河書畫舫

堂以草名志儉也其曰南邨者何居邨之南也邨之南
多田夫野叟之舍而獨名其堂者何曰道不同也曷爲
而道不同歟曰南陽之野非獨孔明之居而孔明之草
廬獨稱浣花之谿非獨少陵之小而少陵之草堂獨著
也武侯子美之堂廬特表暴於後世今堂之自耀者何
歟曰地以人而勝烏知其後日之不名邪然則居斯堂
可樂乎曰樂其樂奈何曰非樂斯堂也不以堂而廢其
樂也不以堂而廢其樂樂何居日在埜之稼穡在几之

琴書白石清泉竹月松風皆可樂也皆可樂然則逸世之徒歟曰非也將以逸其心也逸其心奈何不奔趨於塵勞不淪胥於枯落靜而翕運而闢飽而嬉爾飽而嬉者何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老之至也不知老之至其亦有利乎曰居其鄉而子弟化之也子弟化之孰與行義達道者曰固不得以彼而少此也不得以彼而少此抑將樂夫天命者歟曰然然則有慕於歸田之叟歟曰未嘗出無事於歸也未嘗出無事於歸或者南村之處士歟曰庶幾焉爾處士誰歟陶姓九成字天台人也洪武癸酉春三月丙午豫章胡儼述按癸酉爲洪武二十六年書南邨先生傳後吳縣金聲撰號九山歸樵清柯書畫舫

士君子有譽於世以地稱而不名若北郭先生之於楚東郭先生之於漢西郊草堂先生之於唐東坡西山北溪先生之於宋不特一時所慕到於今稱之夫郊郭溪山眾地也先生尊稱也郊郭之廣非一廛溪山之勝非一人而數君子者獨得專美而尊稱焉非德業聞望著於一鄉一國者況天下後世稱道之乎九成陶先生辟地潞北之南邨築草堂以居人稱之曰南邨先生前司業大雅孫公爲之傳士大夫又表章之聯爲大軸多則分爲別卷其有譽於世見慕於人可知矣南邨性沖淡端靜和易與物無迕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至廣坐正論則辭氣有餘淮東張士誠據中吳以軍諮屈先生不往

閉門著書教授弟子員將終身焉大明一海內選用儒
雅迨至公車以例免歸家甚貧力田藝圃以自給時乘
小舟往來山水間雖老耄童豎識與不識皆知尊慕之
一則曰南邨先生二則曰南邨先生此豈與古人異耶
雖然北郭不受楚聘過爲高潔東郭履行雪中流於滑
稽一國之士也姑舍是西郊忠義感憤以詩鳴東坡西
山北溪以文章道學鳴天下之士也尙友古人當益其
德業俾後世稱慕如西郊東坡西山北溪數君子斯可
矣南邨以爲然乎曰然遂書之

灌足小像詞

有序

江陰王逢原吉撰

梧溪集

天台陶氏九成宗儀號南村居士明經博學養高雲閒

予甚友善嘗爲贊騎牛像曰望一男子冠裳清灑有青
其健騎之林下於時白雲冒嶺黃落被野後則加鞭前
則執鞭雖心乎寧田官而於齊小白爲曠世之交雖跡
如梁進士而於高無賴無半面之雅蓋將德業邱山富
貴土苴尙友飲水上流之巢父度關西游之老子者也
余是像復題辭云

水漉漉其流爲谷爾濯爾足載捫爾跗兮無朔漠之瘃
谷沈沈其水則淺爾足爾漸載撫爾踵兮無關山之趼
維沐彈冠兮維浴振衣敝屣忍棄兮疇知幾微孺子可
作兮滄浪同歸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閒

貝瓊

清江集二十

右秋江送別圖處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堵文明作
而贈之也處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遂蹈海入吳隱
雲閒之鳳皇山後又徙山陽之南邨皇明洪武六年或
以處士之名薦者松江守廉公卽隱所起之至京師以
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隱而不仕何也蓋
高者恆不屑於事雖萬鍾千駟有弗顧者非薄萬鍾千
駟也違已而徇物非其志也此處士終於隱亦遂其志
而不屈焉京師之士喜其歸而惜其別追而祖之龍江
之上而文明工繪事因寫而爲圖觀其艤舟於岸者行
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騎或前或郤者賓客之盛集也波
濤洶涌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亭上俯仰金陵之景

無窮而古今之離思亦無窮也凡能詩者咸繫於後而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旣賦十四韻復序以冠其首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律兀迢迢白門道雞鳴動車轍憶
昨雲閒時龍潭共看月賦詩淡不枯喜君如靖節高情
天姥雲清氣峨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鍾山風
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歌舞地野草纏白骨獵場猶種
黍馳道今生庶天寒老鶴歸日落孤鴻滅草堂何時築
慚綴橋門列有道終布衣無才亦朱紱且持一杯酒慰
此千里別待我三泖邊早晚辭鳳闕

遺書

四書備遺二卷

見明史藝文志
經義考云佚

草莽私乘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別史類複見傳記類
絳雲樓書目作三卷

王世貞書後曰陶宗儀九成於書鱗所不讀尤好纂集文獻掌故如輟耕錄說郛書史會要圖繪寶鑑之類雖雅鄭未分而璞玉良辨矣洪武初宋學士景濂序其書史推爲耆碩中閒有纂修之召不就余嘗見其聽琴軒詩序及送行文或作古隸或作小楷蓋至洪武末尙存而此所謂草莽私乘者則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事而元之末季諸公所撰者也其能完身名於革故鼎新之際晚節能以壽終殆非偶矣此書乃少年筆楷法尤精謹可存余旣愛其人不忝乃

祖靖節風而惜其湮沒也特爲拈出之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凡錄胡長孺王惲許有王虞集

劉因李孝光金炯楊維楨林清源龔開周仔肩揭傒

斯貢師泰汪澤民十四人雜文二十首皆紀當時忠

孝節義之作王世貞集有此書跋語云係宗儀手鈔

然孫作滄螺集載有宗儀小傳紀所作書目有說郛

一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輟耕錄三十

卷無此書名疑好事者依託也

按孫作云未脫橐者不與故不載此書耳

唐義士傳六卷

千頃堂書目云載司馬泰廣說郛第五卷

按此傳卽輟耕錄第四卷所載發宋

廢寢事

凡九番

遊志續編三卷

台州外書遊誤作遜

挈經室外集云是編繼宋陳仁玉遊志而作所載多唐宋元人遊覽之作自樊宗師柳公權元結而下凡四十有八家選擇精審並足以資考證書中有存其目而其書未經采入者若李格非之洛陽名園記范至能之驂鸞吳船錄後人遂疑爲未成之書按朱彝尊云宗儀所著各書有裨史學此其一也

元氏掖庭記一卷

載吳永續百川學海乙集皆記元代宮掖之事然立言有體不專訾議而

法戒白備書僅十數番見台州外書

名姬傳

見補元史藝文志

勝國紀異錄

千頃堂書目云載司馬泰廣說郛第十九卷

書史會要九卷

要簡明目錄入子部藝術類千頃堂書目作古今書史會

補遺一卷

部藝術類

自序曰伏羲則龍圖而八卦之畫著蒼頡象鳥跡而六書之義昭造化不得祕其機萬物莫能逃其形人文以立世教以植大矣哉書之用也夫有卦畫而後有古文有古文而後有大篆大篆變而爲小篆小篆變而爲古隸古隸立而分楷行草與雲穗龍虎蟲魚之作鐘鼎科斗款識之文又紛然雜出乎其閒書之變有不可勝窮已要亦弗能踰乎八卦之先出乎六書之外也周史籀秦李斯程邈漢史游杜度張芝蔡邕魏鍾繇梁鵠各擅名家晉宋齊梁陳隋代不乏人而惟王羲之集厥大成歐虞褚薛林立於唐室米蔡蘇黃馳騁於宋朝趙郡鮮于蜚聲於有元由古迄今

三三于載操觚之士豈正如前所云雖時有隆汙藝
有優劣所以煥耀奎光粉飾王度其爲用心一也宗
儀爰自蚤歲麤知六書之旨凡遇名蹟古刻博覽精
研靡有怠日每讀史傳以至百氏雜說書錄所記善
書姓名擣摭殆徧因以朝代分輯而系六書諸例於
其後釐爲九卷題曰書史會要噫古者以六書教小
學學童諷籀史九千試入體乃得爲吏後世不用此
法有皓首而莫遑究之者且漢魏以來善書之人未
有不通六書之義六書之義不通則文字之情不得
文字之情不得則制作之故不審授受之本不明猶
得爲善書乎近者小者乃如此則遠者大者又能致

其知而由藝以進於道也歟是編始以便討閱或有裨於初學然遺繆特多尙望博雅君子廣而正之庶幾成一家之書爾洪武丙辰春天台後學陶宗儀九成書于松江之小栗里

金華宋濂序曰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贍鈔之不易也共鑄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道持中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

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卽精究六書之法備知文字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於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遍采史傳及前修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釐爲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歎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禮葩鑿卉隨春開

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花史硯雖適用不過
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爲硯史是則奚可哉
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蒼頡史籀之本源歷
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攷見致知格物之學似
不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
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
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宜
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慨近世以
來徇末而忘本濡毫研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
以驕人曰此斯文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曾
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

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
林所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曾所編
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王士禎居易錄曰此書明厭原山人隱之王孫曾刊
之其末卷爲隱之所續明代善書人名款識雕板甚
精有張天雨趙松雪楊仁巖周公謹柯丹邱周伯溫
豐南禹鑒定題跋極可寶玩蓋從古本臨摹者

按朱謀望

字隱之號厭原山人寧藩支裔也

四庫全書總目曰是編載古來能書人上起三皇下
至元代凡八卷末爲書法一卷又補遺一卷據孫作
滄螺集所載宗儀小傳稱書史會要凡九卷此本目

錄亦以書法補遺共爲一卷而刊本乃以補遺別爲卷又以朱謀覃所作續編一卷題爲卷十移其次於補遺前殆謀覃之爭統鉛重刊是書分析移易遂使宗儀原書中斷爲二今仍退謀覃所補自爲一卷題曰續編以別宗儀之書而其書法補遺如仍合爲一卷則篇頁稍繁姑仍統鉛所編別爲十卷以便省覽宗儀舊本以元繼宋而列遼金於後與所作輟耕錄中載楊維楨正統論以元繼宋者所見相同維楨論已仰稟奉睿裁特存其說宗儀是編亦謹仍其舊文焉

古刻叢鈔

卷

簡明目錄入史部目錄類台郡識小云
九成自署玉霄真逸亦足備考證也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前後無序跋所鈔碑刻凡七十一種漢一後漢二晉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無年月者六皆全錄其文以原額爲題無所考辨亦無先後次序蓋隨得隨鈔非著書也然所載諸碑傳於世者甚罕惟漢建平鄆縣刻石見於隸續漢隸字源唐薛王府典軍李無慮墓誌見於金石錄其餘如宋之臨澧侯劉襲墓志梁之永陽敬太妃王氏墓誌唐之汝南公主墓誌尉州刺史馬紓墓誌多與史傳相發明又載唐人曹汾等別東林寺徐浩題寶林寺及謁禹廟釋元孚與王薈遊天台詩共七首亦自來錄唐詩者所未及古人著作託

金石以垂於後然金石有時而銷泐其幸而存者不
貴存目貴錄其文而後可傳於無窮故洪适隸釋隸
續較金石集古諸錄更爲有資於考證是書摭拾佚
文首尾完具非惟補金石家之闕漏卽讀史談藝亦
均爲有所裨矣

按是書嘉慶辛未陽湖孫星衍依時代先後重編刻
入平津館叢書元和顧廣圻校凡西漢一東漢二魏
一晉四宋三齊二梁四陳二隋一唐四十八宋一較
四庫所記少三種蓋依南村原題中有合併故也內
蘇子瞻及徐鉉張稚圭等題名皆當入宋今仍列於
唐人之中殆以原本牽連不可別出歟所錄墓誌三

十六首

宋三梁一
陰一唐三十宋一

陳一附碑

石佛識一

齊剝銘及志

各一

梁塔銘二隋碑陰一唐

詩刻七首

唐徐浩二曹

元孚王暮沈傳師各一

漢帖二

魏晉文字文鼎釋

元孚王暮沈傳師各一

漢檄一首

漢晉題名十

唐入宋二內

魏各一俱隸書晉二

齊篆文六字

雜刻十一

西漢東漢魏各一俱篆書唐四內一篆

附蔡治

張駒薛紹彭等題跋六則

南村詩話

千頃堂書目云載司馬

輟耕錄三十卷

舊志作南村輟耕錄明史入小說家類

按玉蘭草堂本無標題視汲古閣刻本

爲佳

孫作序曰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吳閒有田一
廛家於松南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輒耕休
於樹陰抱膝而歎鼓腹而歌遇事宵繁摘葉書之貯

一破盜去則埋於樹根人莫測焉如是者十載遂累
盜至十數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小子萃而錄之得
凡若干條合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上兼六經百
氏之旨下及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
聞其采摭之博侈於白帖研覈之精疑於洪筆論議
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爲忠臣孝子之勸
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
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鄭子之對有不
待環轍而後知又豈抵掌談笑以求賢於優孟者哉
九成名宗儀少工舉子業晚乃棄去闔戶著書此其
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陰孫作大雅序

林克賢後序曰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小史外
史實領外國四方之志太師氏掌六詩而觀風使往
采列國之風圖以著地理雄都巨邑佳山勝水廢宮
故苑山花江草皆所視履也風以驗治忽休聲仁聞
頽綱弊政忠臣孝子異端正學皆在紀載也自夫蒼
姬訖錄史失其職而四方鄙野之事閭巷之謠不登
於國史於是稗官小說野史異聞諸子百氏之書出
於羈窮畎畝寄懷寂寞者之爲若段成式酉陽雜俎
洪邁夷堅志岳珂桯史之類是已吾鄉有陶九成先
生博學工文辭宏肆充碩塵慮消歇飄然有超世之
心當前元板蕩越土驛騷先生潔身避難窮居野處

嘗操觚遠遊歷南北大河之交而流寓於吳淞足迹
半天下觀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古今之遺跡風
氣之變通世道之汙隆文獻之缺失與凡邱陵墳隴
臺池寺塔殘碑斷碣荒煙野燐鬼魅巫覡之墟無所
不至至則探幽弔古徘徊悵望隨所見聞卽爲紀述
積累旣富彙爲若干卷題曰南村輟耕錄其感時觸
物緣情寓言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多
有關於世教非徒資學士大夫之口舌而已是錄也
其古四方之志列國之風之遺意歟惜乎去古已遠
太史蔑聞尙幸吾徒之好事者嘉其編摩歲月之勞
盡夫人情物理之妙競相傳錄以流布於人人傳寫

不一謗謬漸多求其善本蓋罕見也克賢從兄少司

寇

按名鶴字一鶴從故家宦族得是錄公餘親自讐校精書

以藏天順己卯述職北上閒示所知今都御史張公亦模寫一本明年公至東廣濂泉書院將梓行以廣其傳此方多事未能速成乃今承簡命撫全閩而是

刻畢工摹印寓至距今十有六年書始成以終吾兄

之志則斯文顯晦亦有事機之會非偶然也公以兄契家進克賢立庭下俾序其所以於乎某豈敢

按此當

在成化甲午

又有

華亭

彭璣跋

在成化己

丑常熟毛晉跋當在崇禎末年皆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此書乃雜記聞見瑣事前有至正丙午孫作序書中稱明兵曰集慶軍或曰江南遊軍蓋

丙午爲至正二十七年猶未入明時所作也郎瑛七
修類稿謂宗儀多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之類皆
攘爲己作今其書未見傳本無由證瑛說之確否但
就此書而論則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東
南兵亂之事紀錄頗詳所考訂書畫文藝亦多足備
參證惟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閭里鄙穢之事頗乖
著作之體葉盛水東日記深病其所載猥亵良非苛
論然其首尾賅貫要爲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靜
志居詩話謂宗儀練習舊章元代朝野舊事實藉此
書以存而許其有裨史學則雖瑜不掩瑕固亦論古
者所不廢矣

按三續百川學海所刻陶南村書有淳化帖考蘭亭帖目印章考漢隸釋西域梵文藥譜院本名目博古紀聞雜劇雜編畫訣共十種俱從輟耕錄選出非單行本也今悉略之而以本書著於錄

說郛一百二十卷

舊黃巖志云一百卷今從明史接
經雲樓書目鈔本二十八冊百卷

元楊維楨序曰孔子述土贊萍實於童謠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瑣語虞初之流博古君子所不棄也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二千餘家纂成一百卷凡數萬條翦揚子語名之曰說郛徵余敘引閱之經月能補余攷索之遺學者得是書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要其博古

格物可爲張華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爲子雲許慎
其索異事可爲贊皇公其知天窮數可爲滄風一行
其搜神怪可爲鬼董狐其識蟲魚草木可爲爾雅其
記山川風土可爲九邱其訂古語可爲鈴契其究諺
談可爲稗官其資謔浪調笑可爲軒渠子昔應中遠
作風俗通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傳
世況是集之用功深而資識者大乎其可傳於世無
疑也雖然揚子謂天地萬物郭也五經眾說郛也是
五經郭眾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苟搜汎采朝記干
事暮博干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則要諸道也已九成尙以

斯言勉之

明郁文博校正說郛序曰說郛一百卷乃元季寓吾
松南村天台陶九成取經史傳記諸子百氏雜書之
所編予未嘗見成化辛丑予罷官歸鄉於士人龔某
家得借錄之徧閱其中所載有足裨予考索之遺廓
予聞見之隘然字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併者未暇
校正繼而屢爲司牧部使者借去分命人錄而所錄
之人不謹遇有字誤慮對出被責輒將予舊本字塗
改相同以掩其過而字之訛缺者加多予憤其人而
無可奈何適年以來借錄者頗簡遂欲校正復遍閱
之見其間編入百川學海中六十三事學海近在錫

山華會通先生家翻刊銅板活字盛行於世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於是以其編入并重出者盡刪去之當併者併之字之訛缺者亦取諸載籍逐一比對訛者正之缺者補之無載籍者以義釐正之終歲手錄仍編爲一百卷猶恐有未盡善留俟後之君子重校而刊行焉嗚呼九成先生之編是書搜采萬事萬物備載無遺有益後人已見於會稽楊廉夫先生之敘矣而予之校正經歷歲月竭盡目力心思不知有益於後人否乎因賦一絕云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中校說郛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益後人無予平生嗜書少而從父宦遊江湖數年壯而出仕四方廿九

載耆老而歸休林下十四年今年已七十有九所收
所錄書積萬餘卷貯之樓中名其樓爲萬卷以資暇
日閑玩惜乎老耄無用於時欲傳諸子孫而子孫不
唯不能讀抑且不能守而散之權豪若不敘其意以
貽後則予勞心苦思校是書與素耽嗜書籍之志何
以表白於天下後世哉故書其實附於廉夫先生敘
次倘後之人憐予志爲之重校刊行則予雖老死亦
無所憾矣時宏治九年春三月初吉

四庫全書總目因樹屋書影稱南曲老寇四家有宗
儀說郛全部凡四巨櫝世所行者非完本考楊維楨
作是書序稱一百卷孫作滄螺集中有宗儀小傳亦

稱所輯說郛一百卷二人同時友善目睹其書必無虛說知書影所記妄也蓋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略存大槩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從類書之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故其體例與左圭百川學海迥殊後人見其目錄所列數盈千百遂妄意求其全帙當必積案盈箱不知按籍而求多歷代史志所不載宗儀又何自得之乎都印三餘贅筆又稱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與孫作楊維楨所說又異豈印時原書殘闕僅存七十卷耶考宏治丙辰上海郁文博序稱與百川學海重出者三十六種按郁序稱六十三事悉此六三兩字互易

已刪除而今考百川學海所有此本仍載又卷首引
黃平倩語稱所錄子家數則自有全書經籍諸註似
無深味宜刪此二卷以鹽官王氏所載學庸古本數
種冠之云云今考此本已無子書經註而開卷卽爲
大學石經大學古本中庸古本三書目錄之下各註
補字是竟用其說竄改舊本蓋郁文博所編百卷已
非宗儀之舊此本百二十卷爲國朝順治丁亥姚
安陶珽所編又非文博之舊矣其中如春秋緯九種
之後又別出一春秋緯青瑣高議之外又別出一青
瑣詩話孔氏雜說之外又別出一珩璜新論周密之
武林舊事分題九部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別立三名

陳世崇之隨隱筆記詭標二目宗儀之謬決不至斯
又王達蠡海集其人雖在明初而於宗儀爲後輩自
商濬碑海始誤爲宋之王達漢雜事祕辛出於楊慎
僞撰慎正德時人按其書當作於嘉靖時成滇已後又遠在其後今

其書竝列集中則不出宗儀又爲顯證然雖經竄亂
崖略終存古書之不傳於今者斷簡殘編往往而在
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也所錄凡一
千二百九十二種自三十二卷劉餗傳載以下有錄
無書者七十六種今仍其舊原本卷字皆作弓卷首
引包衡之說謂弓音周與軸同書影則謂弓音縛並
云出佛書今亦仍之至珽所續四十六卷皆明人餗

訂之詞全書尙不足觀摘錄益無可取別存其目不復留溷簡牘焉

金丹密語一卷

見明史藝文志天一閣書目云附元陳冲素南丹三要後

南村詩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毛晉嘗刻入元人集劉體仁七頌堂集有與張寶水尺牘稱讀史不載陶南村竊謂此君靖節一流人今考十元人集內如倪瓈顧阿瑛亦皆親見新朝然瓈跡江湖阿瑛隨子謫徙未沾明祿自可附朱子綱目陶潛書晉之例宗儀則身已仕明孫作滄螺集中有陶九成小傳可證按孫作南村先生傳未嘗言晉仍列之元人非事實矣觀集中洪武三十

一年皇太孫卽位詩曰老臣忭舞南村底笑對兒孫
兩鬢霜則宗儀臣明原不自諱又集中三月朔日至
都門二日早朝三日率諸生赴禮部考試十日給賞
十一日謝恩諸詩卽明史本傳所謂洪武二十九年
率諸生赴禮部試時作也是又豈東籬采菊之人所
肯爲之事又何必曲相假借強使與栗里同稱乎是
集不知何人所編考其題中年月及詩中詞意入明
所作十之九惟饒歌鼓吹曲諸篇似爲元時作耳其
編次年月頗爲無緒殆雜收遺藁而錄之未遑詮次
又顧阿瑛玉山草堂雅集所載激懷樓七律一首送
殊上人七律一首皆不見收知非宗儀自編也毛晉

品其詩如疏林早秋殊不甚似然格力遒健實虞楊
范揭之後勁非元末靡靡之音其在明初固屹然一
巨手矣

明詩綜唐士納云公以黍離麥秀之餘而有駿發蹭
厲之氣撫羈窮淪落之景而無危苦憤激之詞足以
見其所存矣

滄浪櫂歌一卷

載顧修讀畫齋叢書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詩詞合爲一卷前有正德丁丑
松江唐錦序稱其集不傳惟得此一卷爲宗儀所自
編今考其中詩詞皆已載南村集中惟趙卞莊子刺
虎圖七言古詩一首題岳王廟七言長律十四韻一

首爲南村集所未載耳又對月七言律詩甘旨未能
娛綵侍甸南村集作娛綵服疑此本爲誤南浦詞序
中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於海甸南村作一水
兼九山則南村集誤也

附錄

國風尊經一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四庫全書總目舊本題明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黃
巖人元末舉進士不中卽棄去累辭辟舉洪武中乃
出爲教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前有宗儀自序
按孫作滄螺集有陶九成小傳備列其生平著述無
此書名明史藝文志及朱彝尊經義考皆不著錄其

書多用字說如序中解大雅云雅知風者也故名相
風解君子好逑云逑從求從辵謂行而求之也解參
差荇菜云荇從草從行謂草生水中而東西行者也
解左右芼之云芼從草從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
如毛之附麗於外解螽斯羽云螽從冬從虫蓋子產
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從手從召謂舉
手召也解簡兮云竹閒爲簡言眾工來會如竹之稠
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從草從令草之善者
解終窶且貧云窶從穴從婁謂上下皆空也貧從分
從貝謂所有輒散也解靜女其姝云姝女顏之若朱
者解中蕡之言云蕡之爲文有材木從橫層累增高

之義中華當國之中而構者則君之居也其穿鑿不通不可枚舉其最謬者如謂桑中爲關雎之遺是以淫女擬聖后也謂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兄者長也居上爲民長也毛氏以爲君之兄者非也自古以來有稱君爲兄者乎宗儀亦何至於此核其詞氣似明萬曆以後人蓋贗託也惟卷耳葛覃二詩其說似近情理然以國策觸讐之語證古者諸侯之女無歸寧之禮則又不然息媯歸寧而過蔡獻舞止享而召兵其事具載左傳安得謂其必無以觸讐之言疑古禮是猶以華督目逆一事疑古婦人無出必蔽面之禮以崔杼見棠姜一事疑古婦人無幃哭之禮以陶嬰中

夜悲鳴一語疑古寡婦無不夜哭之禮也豈通諭乎
原目自周南至曹風惟無幽風此本僅至衛風而止
蓋佚其半然如此妄謬之書佚亦正不足惜耳

古唐類苑一百六十卷

見季滄葦藏書目黃丕烈云此書今歸士禮居不烈
藏書處卽割裂北堂書鈔爲之事詳曝書亭集惟彼改大
唐類要爲異耳

遺詩

全集具存今從各選本錄十三首

同諸友人遊鍾山分韻得落字

三台文獻

鍾山毓靈秀寶殿炫丹艤王氣接闔閭冷飄灑巖壑泉
球石罅鏘松籟空中落吐辭極名理摛藻騁奇作嘉會

難重期斯遊諒云樂矢言謝囂煩永志在寥廓

折楊柳送夏西疇謫居大梁

明詩綜

折楊柳贈君別楊柳未折心已折丈夫落落志四方到此誰能不嗚咽江南九月天雨霜鴈聲墮地秋風長出門行行幾千里寒煙落日增離傷令嚴獨許攜家室藤笈編花載書帙可憐身上千金裘阿婆手縫鍼線密吾聞中原百戰餘民物鮮少城邑虛君去結廬得幽勝便可少擬西疇居荆榛塞路猛虎伏觸體如山冤鬼哭願言緩轡無疾驅疾驅恐妨傷馬足折楊柳歌苦詞呼酒酌君君莫辭黃河之水東南馳人生會合還有時

五里塘

明詩綜

破屋三家市扁舟五里塘冷波浮落照飢雀聚枯桑氣
祲乾坤戚兵戈道路長漂流無倚著何日定歸鄉

簡顧秀才

合文獻下同

地偏春自勝市遠客尤稀草閣開清晝溪航載落暉雜
花晴簇簇輕燕晚飛飛問訊東鄰者還容覓釣磯

南村對雨

雨氣連村白溪流觸岸渾餘寒欺鳥雀清潤溼琴尊修
竹明如洗長楊翠作屯草堂初睡起曳履掩柴門

和鄭南榮

煮茶燒落葉掃徑動閒雲水涸溪痕見林疏岫色分齋
居長自掩麋鹿動成羣短屐相過數惟應鄭廣文

南村雜賦四首

列朝詩集

甲第多荒址茅茨獨老翁杖藜山遠近舟檝泖西東暮色蒹葭外秋聲絡緯中郊居端不惡此趣許誰同

槿樹成籬落松脂化茯苓閒開籠鶴柵時過狎鷗亭汗簡修書史持杯閱酒經塵纓終不縛何愧草堂靈

江海謀生拙園田引興長徑分黃菊本池種白魚秧壅筆營山囊橫琴布石牀俗氛飛不到一曲水雲鄉

草徑牛羊熟雲林鳥雀馴九峯三可攬一室四無鄰世治方爲樂身安豈厭貧涼風北窗下未讓葛天民

題王筠菴水村

明詩綜下同

垂楊舊種成籬落小徑初開近石矼夜雨漁舟添个个

晴沙鷗鳥下雙雙夢魂不到鳴珂里卜築何須濯錦江沽酒鱠魚從野老高歌招隱壓新腔

次韻答楊廉夫

移家正在小斜川新買黃牛學種田奏賦不騎沙苑馬懷歸長夢浙江船窗浮爽氣青山近書染涼陰綠樹員樂歲未教瓶有粟全資芋栗應賓筵

趙待制山水

三台文獻

山外溪平不肯流山前喬木易知秋水晶宮裏清幽地不信無人著釣舟

遺文

眞率會約語

輟耕錄

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駿駿莫負芒屨竹杖杯盤草草何慚野穀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權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邀頭慨元祐之肴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詠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弗替

台學統卷六十七

台學統卷六十八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五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明史文苑傳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與義烏王禕善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一夔及儒士梁寅劉子曾魯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勝公琰並與焉明年書成將續修元史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遺書曰邇者縣令傳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私心竊怪執事何惓惓於

不材多病之人也僕素謂執事知我今自審終不能副執事之望何也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厤日厯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璡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厯日厯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厯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遞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

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曆閒虞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此書可以參稽而一時纂修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皆有史才史學歷而成書至若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旣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

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也言未必馴也首尾未必穿貫也而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僕者承乏按原作之於後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曷以哉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一夔遂不至未幾用薦署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麻書成將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辭賜文綺遣還

曝書亭集徐一夔傳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敕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旣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禕以一夔

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
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
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
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
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
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江省官
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
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
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
麻日麻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
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麻日麻之設其

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甞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

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厤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厯閒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厯而其事則可備半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旣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

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敦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縉各三裝錢六緝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敕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

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爲篤論此下節六十七字當

元之季一夔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于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溫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楨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溫州陳秀民居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甓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邱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芷一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

梨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
樂郊云

赤城新志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旣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麻未幾除杭州府教授所著有始豐稿十五卷

兩浙名賢錄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旣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學古當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軌範以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詔製靈谷寺碑稱旨賜蟒衣綵段繼得實

授再蒞益申條教一時學徒成就試之有司多獲舉首
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其繼云

按元史當作日麻宋元學案亦沿其誤

宋元學案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
學教授通經博古以詩文擅名於一時召入史館纂修
元史自後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在饒雙峯學案
中林古泉夢正門人

三台詩錄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博學善屬文危素薦
授建寧路教授元末避兵嘉興之白芝里門有大柞樹
名士多爲題詠明初薦任杭州教授修杭州府志召入
史館纂修日麻原作元史誤以足病辭歸其序郁離子自署

門生蓋嘗出誠意之門云有始豐稿宋潛溪爲序

雜紀

送徐教授纂修日厤還任序

宋濂 宋學士全集

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厯而詔濂與吏部尙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餧而令中貴人護閭非奉敕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辰入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麻刑法之詳咸以事係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猷爲唯發凡舉例

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
遴日止奏登盤龍金匱中奠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
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上
乃詔賜文綺纖繪各三裝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爲真故
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才奏功方許真授大章時未暮
筆乃異數云大章將還莅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
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
令史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
文館第上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
基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止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
副立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

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
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燦波縈峻潔鮮朗威
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聖
明之朝材咸求實不於其官於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
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
理勢則然大章以溫然之姿鏘然之文乃鰥鶴下教於
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耄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
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
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臥治之亦可也
大章以爲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知學齋記

義烏王禕子充撰

赤城後集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攷其道可求可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于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材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由我之才

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眾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乎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于天才出于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閒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志于是也亦本于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于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于禮樂也大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

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于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緝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

于宋蓋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
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
諸葛亮陸贊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
以有爲也惟舂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
統河南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
之規煥然復明于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
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
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
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開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
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
說不能盡同而要爲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

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尙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于高遠蔽于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于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于聖賢豈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于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樂之以不止勉焉

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
章亦尙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按此篇論學以聖賢爲主以宋五子爲法其說甚正
至於永康事功卽管商功利之說也乃亦以爲不詭
于道可謂聖賢之學豈以同甫爲鄉先輩且健于文
而故右之耶然朱子早已力闢其說矣學者毋爲此
言所惑可也

遺書

藝圃蒐奇十八卷

補闕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舊本題明徐一夔編一夔字大章天
台人僑寓嘉興元末嘗官建寧教授按一夔官建寧
教授見其始豐

橐與危素書明史本傳不載蓋偶未考其文集洪武初徵修禮書王禕又薦

修元史辭不至後起爲杭州教授又召修大明日麻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翦勝野聞稱其官杭州教授時以表文忤旨收捕斬之殊爲妄誕野聞託名徐禎卿多齊東之語此其一也是書前有至正戊申自序稱錢塘陳子彥高避兵構李惠子之五車茂先之三十乘攜以俱來適余亦棲止是邦嘗得借觀茲編皆古今名人雜著之小者從無刊板彥高檢有副本悉以贈余裝成若干冊名之曰藝圃搜奇云云彥高陳世隆字也故是書或亦題世隆所編凡一百三種其中舛謬顛倒不可縷舉其

最甚者如褚少孫補史記自前代卽附刊史記中並非祕笈而取爲壓卷名曰史記外編又佚其平津侯列傳建元以來侯年表二篇摯虞文章流別論乃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文猶有所本也至谷神子卽博異記醴泉筆錄卽江休復嘉祐雜志蘇軾格物叢談卽僞本物類相感志俞琬月下偶談卽席上腐談楊萬里誠齋揮麈錄卽王明清揮麈錄晁說之墨經卽晁子一墨經大抵改易書名人名以售其欺至鑑績雖元明間人而霧雪錄成於洪武中此編旣輯於至正戊申猶順帝之末年何以預載其書且所錄灌畦暇語與李東陽重編殘闕之本一字不易豈元人

所及見耶其爲近時所贗託不問可知矣原本有錄無書者凡十三種國朝曹寅爲補錄之釐爲二蓋寅亦爲姦黠書賈所給也

始豐稟十四卷千頃堂書目十五卷今佚詩一卷又別本止六卷亦以前三卷爲前稟而後稟亦止三卷耳

四庫全書總目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大章遺稟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按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當卽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爲前稟自四卷至十四卷爲後稟皆雜文無詩當卽王士禎家所藏矣據千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豐

類彙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其文皆謹嚴
有法度無元季尤沓之習其與王禕論修史書明史
載之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
核精確王士禎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
史十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據
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爲證一夔復得錢鏐將許俊
墓輒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不誣又謂元瓘襲
位後不復改元立說皆有根據觀其所辨始知明嘉
靖閒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辨謂改元之事別無
證據者特爲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
工也

徐教授文集序

宋濂 宋學士全集

曹不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
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
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
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
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
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
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
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敎人心賴之以
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
言文不然不足以興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

非文也牛鬼蛇神危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
聞濮上危弦促管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
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
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
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庾辭隱語雜以詼諧
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鍾與瓦釜並陳春穠
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苴
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
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闡闔如陰
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
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

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不也烏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旣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

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卽久熾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厯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厯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

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尙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辯也

按宋文憲以洪武十年正月致仕歸十三年冬安置茂州道卒年七十三此序當作於十一年戊午歲也又按簡明目錄明集禮五十三卷洪武三年徐一夔等奉敕撰原本五十卷嘉靖中重修增爲五十三卷以五禮爲綱分二十六子目而別出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鍾律雅樂俗樂各自爲類及考總目提要乃徐一夔梁寅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魯十人同奉敕撰不得謂爲一夔一人

之書也故削而不載

遺文

郁離子序

三台文獻下同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閭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

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
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
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
爲三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
慎微修紀遠利尙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
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
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
博奇瑰巧於比喩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
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
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
豈若管商之功利冉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

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其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含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旨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

懼其散佚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固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勳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跡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

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田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

釐爲三百六十五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
猶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
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梁魚肉莫不以爲
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
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
於眾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
室志慤而守慎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
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
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
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
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

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撫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重建王貞婦祠記

赤城後集下同

浙東道都元帥周侯之守禦嵊縣也重建王貞婦祠于青楓嶺上既成縣學教諭頃呈貽書一夔致侯之意請記按青楓嶺在縣北二十五里深鬱峭拔下臨百丈之澗至治初元縣丞徐端鑿石爲屋以祠貞婦後五年僉浙東廉訪司事杜公秉彝行縣改爲木屋四楹于石祠南五十步而近至正十八年有郡失守祠當往來之衝官兵舍頓燬焉及侯被嵊縣之命過辭行御史中丞肩公公謂侯曰縣有王貞婦祠廢于兵燹宜更作之侯承

命惟謹旣至外嚴斥堠內務安輯遂修舉廢墜仍構屋
四楹故址上命土卒致木石而屬幕僚李某令史陸某
董其事二十四年四月也越三月告成又招失業之民
如千戶居祠左右以備灑掃貞婦者夫家天台人也始
國家以一將之師徇地浙東有千夫長者虜得之貞婦
以計誣弗卽被汚謀死未獲閒已而師還從上青楓嶺
顧視嶺下澗澄澈深窈曰可以死矣卽口占詩齧指血
寫山石上而投澗死其後有司以其事聞朝廷旌之曰
貞婦而邑人因易嶺名曰清風云事具故祕書監著作
郎李公孝光所爲記及宋史列女傳嗚呼方時承平貞
信之教浹于田里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雖有強暴

之夫不敢侵凌正女以冒刑憲不知貞婦之爲烈也及乎治極生亂氓隸佳兵窮凶稔惡以殺爲嬉令妻靚女猝就執辱慈父不能保哲夫不能庇銜冤茹毒沒爲異類者不知其幾然後知貞婦之爲烈也夫秉彝好德乃人心所固有吾謂茲祠之成過其下者徘徊瞻對想貞婦奮死之烈奚獨閭閻女婦罹不幸者知所激厲而凡悍夫勁卒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以自快矣然則侯建是祠于搶攘之日其篤倫理裨風化之意夫豈淺哉余旣嘉侯志又于貞婦爲鄉里後生故願爲之記若夫懿行奇節則有著作公之文與信史在茲不復著俟名某字某大名人是年十月記

明德樓記

吾邑張可敬氏與余同僑武林城中一日手出一卷見
余于授經之堂發而視之則前內翰鄱陽周伯溫甫所
篆明德樓三字周公以篆書名一世而此三字端勁圓
潤得斯冰之妙撫玩久之緬想前朝文物之懿不忍釋
手已而掩卷問樓之面勢與名樓之義何若可敬進曰
吾居在邑之中先大父爲處州學官及歸爰作茲樓以
務窮理盡性之學適周內翰以使事過天台嘗登吾樓以
爲先大父書此三字揭之楣間以示正學之有在吾大
父不幸捐館茲樓亦燬于兵幸內翰公之遺墨猶在作
新樓于舊址取其遺墨摹而揭之吾大父雖歿猶不歿

也子幸爲我記之可敬之大父伯寧先生也吾去鄉里
蚤未嘗一造其樓而拜先生今觀先生之所以表見者
亦或可得而窺其涯涘矣涉浙而東山岳之秀無出天
台而赤城瓊闕玉霄諸峯之最秀者又悉赴于縣樓近
市廛高出眾屋上諸峯之秀悉可攬而有秋高氣清先
生身處埃壘之表倚樓而望天宇鏡淨纖翳不出萬象
呈露先生神觀爽朗收視返聽冥然內觀所謂天之所
以與我者其必然之體段顧不獨見於此乎此樓之所
以名也雖然此義也文公先生于孔氏之遺書言之備
矣而其門人弟子又復以鏡爲喻以謂鏡之爲物塵垢
去而鏡之體見猶物欲去而心之體全是則是矣此第

言其用力之地初不若卽鏡觀心表裏一致之爲至親
且切也文公先生平生精力盡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四書而明德二言又大學第一義學者誠有見乎此大

之而用天下國家小之而爲天下國家用

按此二句本宋景濂序先

生文

中語胥此焉出經生學士何可以習熟見聞而易視之

哉吾聞文公先生四書之成傳于吾台最蚤意者先生
去前輩未遠精微之旨蓋必有所受矣宜其表見如銘
刀劍銘戶牖之不敢忽也不然茲樓專山岳之勝芳題
雅匾何所不有而獨有取于此哉吾雖不及聆先生之
緒論因可敬之請而麤言之而亦未知其至與否也夫
苟未至在可敬用力如何耳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子幸歸而求之

赤山隱居記

始豐後稟

同邑胡宗衡氏讀書赤山之下榜其居曰赤山隱洪武元年秋余歸自江表徵余記之曰余嘗觀于吾邑之山其高且大者峰連岫接磅礴宇宙如重城厚郭聯絡縣境之外而其光氣上屬層青積翠與霽霄競爽至于龐洪內蓄或聚或散聚者龍驤散者蛇行望之膚理皆赤去縣四五里孤嶂特峙狀若版築梯級干仞赤埴墳起所謂龍驤者也是爲赤城晉孫興公嘗賦之矣由赤城西行三十里乍斷乍續前岡後阜蜿蜒挺或起或伏所謂蛇行者也膚理明潤巖岫綺錯是爲赤山視赤城

尤佳絕宗衡之居在焉宗衡之先居此久矣其尊人叔
輝甫猶以奇概未集別作穹堂峻宇以萃其勝宗衡有
志于學將擇幽雅之地以務進修爰潔茲室每晴霞燦
爛衣被林木與山爭麗光彩絢耀戶牖爛如起居出入
不知視居錦官城者何若茲隱居之所以名也或訝之
曰懷材負德之士有輕當世之志長往不返故以隱稱
宗衡之尊公明經制行蹈君子之軌轍當方氏卽家開
府擅爵祿未屢迫之使仕而能執志不污猶不以隱自
處今其子年方強盛有志于學固將爲世用也奚取茲
義也耶余曰不然隱有正義彼長往而不返者固謂之
隱矣而潛藏以自修者亦有取焉何也媚學之士血氣

方剛德性未定不能不奪於聲色貨利必也耳有所不聞目有所不見意慮有所不及然後氣沖而志壹以達三才之情以會萬物之理以極往古來今之故德庶乎其崇業庶乎其廣語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是也宗衡之尊人嘗受易于老師宿儒其自潔于汚世非固也蓋常推其所學以正一鄉一鄉之人蒙惠觀其出處必有得于解之上六相時而動之義宗衡方學以濟厥美寧平取于此而彼之慕乎余世居山側與宗衡東西家耳自高曾時託姻鄰之好少時尊人刻厲爲學不以余之黯昧見輒以學事相勉麗澤之益多矣奈何余阨于貧雖欲如宗衡之隱居勢不可得未免持空疏之學出遊

四方初謂廣其聞見可以有成乃竟迫于餽口歲事僉
走卒無成效今也雖亦藉儒之力脫于流離顛沛之地
猶故吾也歸視茲山面爲發赤宗衡志篤而性敏資實
勝余家有餘貲不必似余之逐逐于衣食而況上有賢
父以爲模範其患無成乎宋石守道先生奉符人也讀
書徂徠山中學誠行尊後爲胄監直講學者不斥其姓
名以山配稱之人不敢有所損益無他地以人重也余
竊有志顧歲月已邁而志氣昏惰無能爲役它日茲山
光彩煥發若濡而深若培而厚在吾宗衡矣吾將觀其
成焉

獨柞軒記

始豐前橐

余所僦屋在嘉興春波門外蔀屋三四楹不喧不寂于
居窮甚宜屋東向啟牖牖外大樹一挺然當牖中大五
十圍高四五十尋干梢上擢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其材
堅實可用蓋柞屬也日夕視之若貞人介士高冠長劍
端儼自持而庸夫孺子凜然莫敢犯時方暑恆踞坐樹
下陰下覆清以潤風行葉間聲琤然若秋至私竊自慶
有此護也署之曰獨柞軒云久之主人翁進曰公愛茲
樹乎吾先世手植茲樹將百年于茲日者荆楚暴卒蠭
聚城邑地無山林環城六七十里凡亭榭道路叢薄邱
隴之植不問老弱堅脆悉罹斤斧水載陸負而來編而
爲柵構而爲櫓聯而爲校揉而爲弧剡而爲槍折而爲

薪於是樹之生意盡矣而吾廬之植獨存吾不知天故
遺此以爲異邪抑造化之所鍾固自厚于他植也余歎
曰凡物之生有幸不幸大山長谷生植千萬沾濡雨露
蒙犯霜雪其材老且成時當無事家給人足宮室器用
公私畢作良工師來度材宜棟梁爲棟梁宜檣櫛爲檣
櫛宜琴瑟爲琴瑟宜俎豆爲俎豆其幸也一遇喪亂暴
殄于卒伍之手爲柵爲櫓爲校爲弧爲槍爲薪特不幸
爾今茲樹也其壽弊否非吾所能知夫旣不殄于卒伍
苟遇良工師將舍之耶抑取之也余將爲翁與樹慶矣
且吾聞之昔者山陰陸公務觀之帥蜀也于其舍處見
大楠四皆歷歲數百者公以蜀故僭國也王氏孟氏嘗

極土木之侈而四楠者無恙爲楠記之至今其文照映
家集言植物者有徵焉顧此樹者不兩以相比不三以
相參而涉歷世變與彼四楠者無異吾業觚翰亦將爲
茲樹記翁謝曰誠蒙不鄙吾家樹有遭矣乃記諸壁

漢三老董公碑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
董公其秦漢閒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
會按當作符機宜乘際會脫二字而粹然一出于仁義道德也公之說
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
哉言乎不意文獻斬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

蓋方是時項羽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于此者以故發憤爲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卽其言想其人必秦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敍而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旂四舉紛紛藉藉孰爲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惟此董公

其孰不猗惟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
公之蘊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造
之維

漢紀信碑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
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崛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榮
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爲
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
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饗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
王旣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
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荆軻聶政爲之列傳說客如蘇秦

張儀爲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爲之列傳至于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爲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忠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危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繩想光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爲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

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卽降爾未聞一人爲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爲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王高子之義將以子爲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旣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于孔子其道光明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于田單之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之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遂以貞矢金石也眾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柄反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三台文獻下同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宋至慶廡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

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巖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特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略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爲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旣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尙奇也議者以謂古者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爲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爲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

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倨起乘
唐衰而取之視莽操猶當末減且揚雄嘗事莽矣苟或
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尙得而咎之哉彥
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爲妻爲之婦者何敢不以爲
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
季之世死節之臣爲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于天
下後世無以爲人臣勸因著于篇

跋袁鏞傳後

按宋季鄞人袁鏞嘗登咸淳辛未進士第以憂未上官
元兵將陷宋都鏞與寃公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
學士趙孟博共謀死國已而游兵至鄞上鏞先二人往

覬敵奮不顧身以大義摧敵爲敵所擒罵不絕口而死其妻孥一十七人聞之亦同時赴水死獨有僕護其一子其事類齊王蠋而又甚焉夫蠋嘗諫齊王不聽退而耕於野未嘗一日食齊之祿固亦齊之士耳而欲以一邑存已亡之齊鏞雖登進士第亦未嘗一日食宋之祿固亦宋之士耳而欲以一身存已亡之宋及事不濟則皆繼以死亦可念哉夫爲臣死忠無庸言者爲士亦如之則誠罕見千百載而上有王蠋固足以媿夫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矣詎意千百載而下復有如鏞者哉蠋幸遇太史公得書其事鏞不幸不遇太史公又有同志已叛盟事敵亦諱道其事故遂至於無聞蓋可

知已鏞死已易代其孫廷玉有文學行誼以國子生林

右善敘事請爲私傳以補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

其說云

按鄞縣志袁鏞字天與子潤祖字澤民孫士元

一名寧老字彥章此云廷玉豈士元之昆仲歟

又孟博

作孟博

一名寧老字彥章此云廷玉豈士元之昆仲歟

尙友說

始豐前稿

君子爲學求道其可有自足之心乎不可也蓋天下萬事皆有足惟爲學求道不可以有足足斯畫矣古之人惟其不自足也是以廣于取友故近而一鄉之士遠而一國之士又遠而天下之士無不友焉猶未足也雖古之人亦尙友之嗚呼學而至于尙友未易言也昔者孔子之生後乎周公五百餘歲志之所形夢見周公尙友

周公也孟子之生後乎孔子百有餘歲志之所至願學
孔子尙友孔子也程子之生後乎孔子孟子又千有餘
歲以不世有之識得孔子孟子之奧使其道益尊以明
尙友孔子孟子也泰矣哉尙友之云也吾友牛君士良
字其藏修之所曰尙友或曰此聖賢事也今人生而同
世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而況立乎千百世
之下而取于百世之上之人友之不已夸乎不謂是也
聖人之事眾人之所爲也古人遠矣其詩存其書存頌
其詩讀其書意領神會于千百世之上古人在是也孔
子也孟子也程子也爲聖爲賢蓋此道也以眾人自處
而自棄其聖賢之身祇見其夸也余識牛君久矣生長

齊魯之邦而從其先君子宦游楚越之野足之所及者廣矣所謂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其必得而友之矣而且以尙友爲事夫豈汲汲于小成者哉牛君閒徵余說余謝之曰余于古人未之有知何足語此然竊有告焉昔人有以聖賢自許者矣揚雄自以爲孟子王通自以爲孔子實則不至而名加浮焉後之人終不許也牛君出獨見于羣靡之中思慮之所形精誠之所聚夫豈不及乎此而余猶以是告者朋友之道也他日會精微之至以不媿于古人尙其教我哉

遺詩

至正己亥兵後明年八月之望同守繆公招同諸彥集

南湖卽席分韻得久字

明詩綜下同

青邱緩殛殞黑飄撼九有海走翻蛟宮山移若蠶阜雖
愛赤城霞歟瀑當窗牖棄擲不敢顧欲臥豈得久里處
擇其仁於焉得林藪衍原饒杭秫詩書足朋友何期復
中兵難作在丁酉東西競奔竄顧尾不救首幸云全此
軀長疑是夢否還見湖上月兼之對名酒狂奴故態萌
嚙然笑開口

郁伯承云僧雪廬資聖寺記至正十八年八月嘉興
兵變而大章詩云難作在丁酉是丁戊己三年郡皆
被兵也故高士敏詩亦云前年奔山壑去年匿檣柁
辛丑秋七月曹廣文招同諸子憩西郭景德寺分韻得

半字

野曠天逾豁川平路疑斷不知何朝寺突兀古河岸潭
蘿白氣沒林密翠霏亂勝地固清涼火流七月半合并
洵難得通塞奚足算廣文厭官舍亦此事蕭散風櫓爵
屢行蘿磴席頻換但覺清歎發寧顧白日旰吾欲紀茲
游掃塵勞弱翰

三台詩錄云前詩作於庚子此作於辛丑所謂庚辛
唱和詩亦西資聖寺僧至今猶藏其跡

題破窗風雨圖

三台詩錄下同

疏窗久零落亂帙自縱橫方與聖賢對那堪風雨驚乾
坤含暝色林壑作秋聲想子心如石看書夜到明

題徐良夫遂幽軒

臨風一讀遂幽篇鄧尉穹窿在眼前愧我未安三畝宅
思君欲問五湖船春明載酒穿花塢日暮扶藜看稻田
多少長安軒冕客枉勞魂夢到林泉